

唐陸宣公集

十一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一 中書奏議卷第五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論朝官闕貢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十一月三日具官臣某惶恐頓首獻書皇
帝陛下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
恒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
而萬物通此所以爲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
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爲否
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眯耳之有

卷第二十一

充嘉穀之有蠹梁木之有蠹也眯離婁之目
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
霆蠅鼠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禾易長畝
而蠹傷其本則粟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
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圯折而不支矣是
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
人爲戒者豈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
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覺深
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
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曾是以培克斂怨以爲德盜言孔甘亂是用飲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諸庸回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爲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

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恥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培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諸服讒爲盡節摠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勛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僞功體仲壬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僞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秘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

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為辨明
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由加容掩願擇左
右親信兼與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
儻延齡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
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非人戴陛
下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
使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
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
銜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
別庫以為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

卷之十一

三

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贏餘之資稍弘
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
言且希眷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
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
乃搜求市鄽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
以勅索為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雀為稱而不
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為之晝閉與役之所
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許盈路持網者
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為言時有致詰為言
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置鼎聲沸騰四方觀

瞻何所取則蕩心于上斂怨於人欺天陷君
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摠制邦用度支
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
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
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
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
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
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
務行邪諂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
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

卷之二

得銀十三萬兩其正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是
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
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
宣進止悉依所奏施行太府少卿韋少華抗
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
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既相論執理
須辨鞠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
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
舉奏是虛誣誑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
司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

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徃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爲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漸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實貨財物合入官則納干其內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

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延齡旣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欠逋欠妄云察獲姦賊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斂數或在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迸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囚不免填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

舟舩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
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
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取財物減少所
以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
應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
門誘動天聽貽誚侮於方岳賈秋怨於丞黎
于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為踈妄亦曰殆哉陛
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
懼思姦威既沮於四方儉態復行於內府由
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為課績

卷之二

六

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
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
估價計其所折即更下徵重困疲疇展轉流
弊既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
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
殊貴賤有異利徵罔下既以折估為名抑配
傷人又以出估為利事多矛盾交駭物情窮
邊糴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於
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為公忠苟得出估
為贖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

體以徇口腹哉殊不寤支體分披口安能食
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
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芟夷榛
歲翦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負絕
勢頽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
漸安居頻勅度支令貯軍糧常使平原有一
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
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陛下召延齡令
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言饋餉不
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顏懼其

卷之二

一

八

推玄邀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
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
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
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
欺謾按驗既明恩勞靡替其為蠱媚曠代罕
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
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摠
轄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
得失關理亂之源為人軌儀安可容易未有
大官弛縱而能使群吏服從朝典陵遲而欲

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爲吏部尚書亟於私庭詮集選士果令逆豎得以爲詞史策書之足爲國恥而延齡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懈於夙興多闕會朝之禮徇其鄙次大墮省署之儀徙郎曹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盡室飲宮厨之饕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辭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撓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旬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於

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爲羣里中喧闐常若闐闐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次慢官虐人斃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也揔領財賦號爲殷繁自非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莅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綱條之下無亂繩鑿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然則非稱職況延齡以素所僻戾之質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旣憎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

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
賕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實
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爲府縣所繩鞠其
姦賊無不狼籍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
於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
可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爲先
禮讓之行朝廷爲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
羣士之所楷模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是以朝
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時恥貪競
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
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聖王知其
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爲公卿使人具瞻不諭
而化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
俾又故其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
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
穆穆言羣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
靡有不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
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又
曰旣之陰汝反予來嚇又曰涼曰不可覆背
善言言小人得志惡怒是憑肆其褊心以相

詬病也。陛下勤脩儀式，以靖四方。慎選庶官，以貞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藩維。濟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率，馴致大和。而度支憑寵作威，恃權縱暴。侵刻軍鎮，匱闕資糧。將帥每使申論，延齡率加毀訾。或指誣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或億其心志邪悖。詞皆醜嫉，事悉加諸匹夫。見凌猶或生患，況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勲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醜於麾下。

憤恥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為國聚費。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闕敗，蔑彼彝典。逞於兇懷，氣吞等夷。隸蓄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為屈撓，守官而莫肯由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叙述所不堪紀。其為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魚休禮義之府，鱗汚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

有畚漚之倫永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効不務遠圖廢其葺脩減其芻秣車破畜耗略無子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承別旨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爲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芻藁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多恒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穫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

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隳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爲節減剩利及乎春夏之際藁結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廐輟莖官厨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絡繹於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捐官錢不啻累倍聯蹇狼狽率以爲常此則睿鑒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外緣觸緒皆然臣愚以謂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非宜耳其爲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

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
有靡時不爲自非狀迹尤彰足致其禍者又
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僞亂邦之罪七而重
之以耗斲闕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
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
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
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
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
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
欲排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異其大成

儻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爲過矣夫君
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不私其心以
天下之耳目爲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
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爲心
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
謬好者不邪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
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
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安在偏
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
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己之過以與

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
心忠謹既聞玄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
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
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由是
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既行昏德彌熾故商
書云崇信姦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言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
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
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不求過之情
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為

明君何者為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
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
信趙高肆其姦欺卒至顛覆徵之此說理致
甚明簡冊備書足為鑒戒趙高指鹿為馬愚
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
詳考興亡固亦切齒於斯人傷心於其主臣
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為
無指無而為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
後代嗟誚又甚趙高者乎斯愚臣所以焦慮
疚懷以陛下為過者良有所以也夫理天下

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末
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
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
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
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
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
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宣人
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亦未
之有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
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庶以為

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罰無赦蓋為此
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
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為害已者之資耳
尚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恤
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洛
口諸倉卒為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
効聖祖垂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為理陛
下初膺寶曆志翦羣兇師旅繁興徵求滯廣
權筭侵剝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怨
咨白晝犯闕都邑吐庶恬然不驚焉反與賊眾

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爲然亦由德澤未浹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是也于時內府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兇渠以解貪卒此時陛下躬親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旣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爲之求覓不致竟憫默而遣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之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倉黃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爇飢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颺冒霜霰踰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強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資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讎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効也及乎重圍旣解諸道稍通賦

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
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
新之望頗攜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
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歟旋屬螽賊內
攻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蹙於亂軍
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
知天子者以得人爲資以蓄義爲宮人苟歸
附何患篋資義苟脩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
內府方爲已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
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困倉篋匱者

農夫商賈之富也柰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
富而猥行諸侯之弃德蹙守農商之鄙業哉
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旣
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爲己有則建中之積
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
失傷己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
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
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脩勵之志有罪
己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
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

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爲安陛下亦當爲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爲子孫黎元垂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儉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姦計以爲搏噬拏攫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繆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橘之嬖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禍不及邦國者乎譬

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竊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多順宸旨今若以罪寘辟則似爲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著自淳古試可乃已載於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于何不可儻陛下猶未知惡但疑

見擠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兩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爲能愚臣以延齡爲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効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虛實與衆同辨示人不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陛下當繩其傷善以勵事君罪端有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戒亂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構之疑下之於上絕偏惑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

直莫分薰蕕同藏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而已乎陛下若以必與己同者爲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之所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爲非金礪相須不爲是恥過作非不足戒捨己從人不足稱爲意是行則匡輔或幾乎息矣匡輔息則理不可致仲尼所謂一言喪邦者在於予之言而莫予違也事關興亡固不可忽希旨順默浸已成風將大之使言猶懼不旣

若又阻抑誰當貢誠伏恐未亮斯言請以一
事爲證只如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
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誼誼談議億萬爲徒能以
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誠令親信博採輿詞參
校比來所聞足鑒人間情僞臣以卑鄙任當
台衡旣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
足保舊恩隨衆沉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
知幾之名黨姦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
獨當豺狼上違權情下餌讒口良由內顧庸
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在誠直綢繆帳宸

一紀于茲聖慈旣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
負從陛下歷播遷之艱危覩陛下致興復之
艱難至今追思猶爲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
懼慮燬室而悲鳴蓋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
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已頻繁天聽尚高未
垂諒察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
迫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爲陛下慮
患之計則忠糜軀奉君非所敢避沽名銜直
亦不忍爲願迴睿聰爲國熟慮社稷是賴豈
唯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以

聞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右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滿敦付物以能之義闡恭已無爲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唯仄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

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旣勤撲斲惟施丹雘禮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唯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闕則污涇疏濬則川沼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雋又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弃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勸之道亦有所

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唯其誘致漢高稟大
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
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
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相靈昵比小人
踈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
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
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
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
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
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

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
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
縣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主者實病而
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
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
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
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
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
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
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准量宰相重

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
踈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羣材仕進之
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
合宜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
公器不以公器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
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阻執事而擁羣
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
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者不
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
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
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過惡揚善非小人所
能君子以愛才爲心小人以傷善爲利愛而
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
而遽疑似公則不覆而縣信是以大道每墮
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由於
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
各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
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
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
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其法可更而其

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麤。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墮哉，庶事隳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負，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于再至于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

卷之二

二十三

三

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棄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術吝。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為言。顏子殆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祇悔為美。況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故玄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弃人；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

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序
項藉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
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
聞人過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
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黜
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
示懲懲而改脩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弃人
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
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
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

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
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官名
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脩身勵行聚學樹
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
事過差遂從弃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
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
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
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
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
而觀其行又曰舉直措諸枉則民服舉枉措

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措不可以不審言行
不可以不稽訥訥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
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
未必忠故明主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
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
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
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
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
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
揣重輕雖其精微不能無謬此則所謂程試

垂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
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
不遺求備則觸類皆弃是以巧梓順輪楠之
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駕驥
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
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
難不其然乎夫唯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目
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
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
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

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
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
王之盛莫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
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
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咎益以降凡
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
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
洎鳥獸魚鼈亦罔不寧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
所鑒擇職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
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
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
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
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爲
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
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
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
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
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
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
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

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朴官號未
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効
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
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
自側微而納于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
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
者即遷爲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爲九卿從
九卿即遷爲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
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
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
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即有
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
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洎諸臺寺
率類於斯悉有當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
事咸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
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
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鯀墮洪水
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代設有如
鯀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

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爲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祕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爲宜然以臣蠢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

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優柔少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姑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彝倫闕敘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爲法夫覈才取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爲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

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
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
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騶
虞爲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
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
備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
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
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其已有
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
是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

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
從宦積小成高至于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
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脩計日思進而又
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
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
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
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
能無變其始也砥勵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
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
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爲安得皆當是以分分

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在職既
以寧無咎愆或為文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
偶以一跌盡墮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
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
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
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
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
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為法遷轉甚速
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
守浸衰然則其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
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
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
理化孰與交脩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
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
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
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又
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
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
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
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

反以廣於進用爲情故以梗於除授爲精詳以避謗爲奉公之誠以摘瑕爲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糅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摭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敢陰詐以是眩惑目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途漸隘舊齒旣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令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勵浸微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亟黷宸衷昧識不足以周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慙惶交慮焚灼盈懷除吏者非謗刺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干何所爲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兼迫於感恩願効之誠不得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一

